紅樓真夢/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四十七回　回車覆水舊院棲傭　仗節朝天廣田敦族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夢見寶玉，說了好些話。忽見寶玉要走，王夫人慌了，親自追了出去，一面喊道：「寶玉快回來！」正在著急，玉釧兒在套間裡聽王夫人夢中叫喊，忙出來看視，叫道：

「太太魘住了，快醒醒罷。」王夫人被他叫醒，只見銀燈半滅，錦幕低垂，那裡有寶玉的影子！只寶玉留下的兩粒丹藥尚在手中，色紅形圓，聞著似有異香。便將適才寶玉入夢的話，都告訴了玉釧兒，還拿丹藥給他看。玉釧兒道：「我聽鶯兒說，寶二奶奶每次睡夢裡往太虛幻境去，也常常帶東西回來，什麼香啦、丹藥啦，都帶過的。那丹藥二奶奶已經吃了，倒顯得年輕了好些，可見是仙家的妙用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說是送二奶奶回來的，明兒問問他罷。」當下將丹藥收好，玉釧兒又替捶了一回，重又睡去。

次日，王夫人起來見了賈政，先說起此事。賈政道：「你心裡胡想罷了，那畜生還想著回來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還帶來仙丹給我們吃的，現擺著在這裡，難道也是胡想出來的？」

賈政只是半信半疑。

一時李紈寶釵同上來請安，王夫人問寶釵道：「昨兒晚上是寶玉送你回來麼？」寶釵佯作不知，問道：「太太怎麼知道的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送了你回來，就來看我，說得有來有去的，還留下兩粒仙丹。你說奇怪不奇怪？」寶釵道：「太太就把那丹藥服了罷，也是他一點孝心。據說吞了這丹，只十四天就成地仙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他還帶給老爺呢。」賈政分明聽見，只裝做不聞，自在書案上查對工部則例。

李紈道：「皇上眼下又要下園子了，蘭兒當然要搬去海淀。只是新生的樞哥兒太小，蘭兒媳婦不大會照管孩子，我想同他們去住幾天，家裡事都叫寶二嬸子受累，又過意不去。太太看怎麼著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又不是多遠的路，當天就能來回。這兩天又沒什麼事，你只管在海淀住住，有事再趕回來，也誤不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大嫂子只管去，這裡都是些照例的事，我還照顧得來。若有要緊的，咱們再商量罷。」當下說妥了，李紈先自退下。

寶釵又悄悄的回王夫人道：「我去太虛幻境那兩天，襲人連來了兩趟，都沒得見面。他見著鶯兒，提起太太賞的銀子，十分感激。只是單身寡婦，在外頭也沒法子過日子，這銀子若用完了，又怎麼過呢？太太既可憐他，索性賞他一碗閒飯吃，不拘粗細活，差不多的他都會做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有心用他，可是眼下正要裁人，還能添人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怡紅院有個老陳媽前兒過去了，正缺著人，太太若看襲人還可以使喚，就把他補上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只好這麼著。他要來了，你們自然要給他點面子，別當尋常老婆子們看待。他自己也要知道分寸，別以為從前是怎麼樣的，到了現在，只能說現在的了。

「寶釵忙答應是。回至怡紅院，便叫老葉媽去通知襲人。那襲人來過兩次，沒見著寶釵，心中未免疑惑，只道寶釵因他煩瀆討厭。見老葉媽來說此事，轉出意料之外。過兩天將家事收束了，便趕到榮國府來。先見過寶釵，寶釵又帶他上去見王夫人，王夫人只大致慰問幾句。從此便派他在怡紅院伺候，由花姑娘變成小蔣媽了。平常只做些寶釵和哥兒的針線活，還算清閒。只因到了自己原住的地方，觸目驚心，處處易牽傷感。

心想從先在這裡住著，自己是頭一份的地位，王夫人特別看待，差不多當他心腹，連寶釵湘雲都搶著替做針線活，黛玉也趕著叫二嫂子，那時候是何等氣派。如今王夫人寶釵雖沒說什麼，倒是秋紋碧痕，從前在手底下的都變了樣兒，人前人後冷言冷語，話裡就像帶刺似的。要回他兩句，究竟自己走錯了一步，說不響了。況且賈府規矩，只有丫頭們管著婆子們的，沒有老婆子們說話的地步。王夫人又吩咐過，到了現在只能說現

在的，這分明是怕我不知安分，一有閒話就不合式。要忍著罷，又實在憋悶的難受。

那天，寶釵叫襲人吩咐柳嫂子，回頭開中飯添一樣雞絲炒春筍，要做得口輕點，還要炒得嫩。又檢出一瓶茉莉粉，叫他送給湘雲去，襲人只得都答應了。卻因為忙不開，正在為難，可巧碧痕走了進來，襲人便央及他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替我到小廚房裡去一趟，交代柳嫂子添菜，我還要送東西給史姑奶奶去呢。」碧痕道：「你找別人罷，我有我的事呢。」襲人陪笑道：「好姑娘，你橫豎要出去的，帶著走一趟算什麼呢？我若不是實在分不開身，決不敢求你的。」碧痕冷笑道：「我才不出去呢，自己溜達慣了的，倒說人家要出去。我們反正是丫頭的命，一輩子當丫頭罷了，那裡像人家有造化的去當奶奶。」說著，一摔簾子出去了。襲人聽了，不覺眼淚迸流，勉強忍住。要想叫別人去，也是一樣碰釘子，只得扎掙自去。先至小廚房吩咐柳嫂子，柳嫂子答應了，又道：「蔣嫂子坐坐歇歇罷，你那裡跑得慣呢？」又叫五丫頭給倒茶，襲人道：「我還要到史姑奶奶那裡去，五妹妹別張羅了。」說著，便一直往櫳翠庵。湘雲正在惜春屋裡說話，翠縷引襲人進來，將茉莉粉遞給湘雲，說道：「這是寶二奶奶叫我送來給姑娘，說是用過了的，姑娘別嫌腌臢，先用著，二奶奶配好了新的再送了來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寶二奶奶真會客氣，我也正配著呢，這兩天對付著用，有這一瓶儘夠了。你回去替我道謝罷。」又對襲人道：「襲人姐姐，你什麼時候進來的？我連影子也不知道。你也不來瞧瞧我，若不是寶二奶奶打發你來，咱們還見不著。」襲人道：「我的姑奶奶，我如今還配來瞧你麼？沒的給你丟臉。」說著，眼圈兒便紅了。湘雲道：「那有這些說的，咱們從前怎麼好來著？我也和你差不多的命，沒有家，投靠了來的。人就是窮了，可別志短，也許將來還有你的好日子呢。」襲人咳了一聲道：「我今生今世不想了，若不為的怕坑了人，我早已拚著一死。這倒坑了我自己了，弄得八面不夠人，連二三等的姑娘們都伺候不了，還說什麼？」湘雲道：「你這人太好了，自己沒個主見，盡聽人家的，怎麼不吃虧？已往的事也不用提了，只有自己認命。想開點，別再生那些閒氣，氣死了也是白饒。」惜春道：「凡事都有個定數，該怎麼著，誰也拗不過天去。你說命苦，還有比你更苦的，有一天混一天就得了。」湘雲畢竟和襲人關切，問他在怡紅院做什麼事，有多少月錢，娘家還有什麼人沒有？襲人一一回答。觸起傷心，更含著一包眼淚，又怕耽擱久了要聽閒話，就向湘雲等告辭。湘雲很覺他可憐，說道：

「你空的時候，只管來這裡坐坐說說話，寶二奶奶若怪你，都有我呢。」襲人自是感激。

正往回走著，迎面遇見鶯兒，一見襲人忙道：「你在那裡耽擱住了？姑娘等了你好

半天，快回去罷。」襲人道：「我沒上別處，就是在史姑娘那裡多說了幾句話。」說著，便趕忙同鶯兒回怡紅院。到了寶釵房中，寶釵又往上房去了。

原來寶釵等著襲人要交派一件事，偏是王夫人打發繡鳳來找。因為賈璉叫小廝喜兒趕回來取衣箱，帶了家信並河南許多土產。王夫人問知賈璉平兒和蓳哥兒都好，地方公事也順手，甚為欣慰。趕著叫寶釵上去，問道：「你璉二哥哥存的衣箱在那裡放著？」寶釵道：「平嫂子臨走留下清單，有些衣箱和家具都放在東樓上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你璉二哥哥來的家信，你照著信上要的那幾號衣箱，就叫人檢出來交給喜兒。」又道：「東府裡請客，要借金銀器皿。你問你珍大嫂子要用多少副，點齊了，打發人送去。」寶釵答應了下來，忙去料理。走過抄手游廊，見賈珍正從垂花門外進來，悄問丫環們，方知賈珍前幾天剛帶領紅毛國貢使來京。

他在范陽任內已做了三四個年頭，本要來京陛見，剛好紅毛國貢船到了，載著許多貴重貢品。皇上特派兩位大員，一位是內務府總管，一位是四譯館卿，剋日到范陽海口，會同賈珍照料起運並款待貢使。這年正趕上皇太后七旬萬壽，又頒下旨意，命貢使趕萬壽前到京，即令賈珍等伴送前來，一體隨班祝嘏。當下由范陽海口換了官船，直至潞河，一路都有官兵護送。

那日到京，將貢使送至四譯館安置，先教他演習禮節，候旨定期覲見。賈珍因尚未入朝，只在玉皇閣暫住。次日朝見，皇上念他勛勞卓著，獎勵了許多好話。又問到陸軍、水師計劃，賈珍詳細奏上。皇上又因紅毛入貢，想到聘用客卿，講求製造，和賈珍商量。賈珍又將此中利害得失，仔細敷陳一番，大旨在廣採眾長，普興百利，而力懲徇末棄本之弊。所奏深合聖意，奏對至二時之久。朝中大臣們有在直房裡候賈珍見面的，也有等他回府先來請教的。召見下來，又傳旨叫賈珍次日再遞膳牌。

一連召見了三日，又是賞朝馬、賞筵席、賞克食果品，種種恩典，都要謝恩。

隨後又帶領紅毛國貢使入朝覲見，那貢單開列大小貢品共有幾十件，大的是天球、地圖、測晷儀、占星儀，小的是織金絨毯、鑲珠嵌寶器皿以及絨呢綢緞各品。最精巧的是一架大自鳴鍾，那鍾分上中下三層。上層是個變戲法的，一個紅毛碧眼的人站在桌子後頭，一時開了鑰匙，只見那人將帽子摘下放在桌上，先給人瞧瞧，那帽子底下是空的，再將帽子拿起，那底下便有兩個半紅半綠的桃子，形式和真的一般，一會兒又蓋上帽子，再揭起來，那桃子便沒有了。中層是個寫字的，也是一個紅毛人靠書案後頭坐著，手裡

拿了一枝筆，先將白紙鋪在案上，再把鑰匙開了，那人沾了筆就紙上寫八個小楷，是「八方向化，九有來王」，筆畫先後，一點不錯，居然是一筆館閣字體。寫完了將筆放下，便寂然不動。又下一層比那兩層都寬，內有孔雀石雕刻的石山，山上是一棵玉蘭樹，花瓣全用白玉雕成，有兩個紅鳥兒落在枝上。開了鑰匙，那鳥兒便來往飛鳴不住，還有瀑布是玻璃做的，自山腰直瀉到山下，就成了溪水。

鳥兒飛的越緊，那水法也流得越快，好一會兒方止。再看那紅鳥兒又落到原枝上了。最下方是自鳴鍾，也是鑲珠嵌寶，非常華麗。雖不過一件玩意，可謂竭其智力，媚茲一人。皇上見了使臣，即傳旨賜宴。又命奉宸苑司員帶領他們瞻仰御園，另又賞了國王及使臣等許多珍品。

賈珍這幾天忙碌過了，才得料理私事。先擇日告祭家祠，賈氏遠近各支，老少各輩，一律與祭。上年恩賜賈珍賈蘭的兩方匾額已經製成木匾，藍地金字，雲龍邊框，掛在饗堂左右。

賈珍將那年出兵帶去寧國公的寶刀仍舊懸上。禮成之後，親自看著焚燎受胙。又和族中伯叔弟兄周旋一番，方才回家。

下午無事，便至賈赦、賈政、邢夫人、王夫人各處請安，各自說些閒話。最後至王夫人處，王夫人見了，先向他稱賀，問了些任上情形。又見賈珍蒼然有須，舉止凝重，迥非從前少年輕率的樣子，笑道：「外任何到底受累，珍大爺也比先蒼老得多了。」又道：「從前，大家都說珍大爺管起子弟家人，很有老國公爺的牌子，如今上了年紀，相貌器度更像老國公爺了。

「賈珍笑道：「姪兒仗著祖上的庇廕，在外頭混了這幾年，總算沒栽跟頭，那裡敢比祖上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祖上的功業，也是白手創出來的。若像現在的人，一見難辦的事，就往後縮脖子，任你們說東就東、說西就西，只保自己的身家性命要緊，那還能成大事麼？」

賈珍又道：「姪兒在外頭這些時，家裡的事全仗叔叔嬸娘照應，實在不安得很。姪兒也沒什麼孝敬的，可巧紅毛國貢使送姪兒幾件東西，過一天送了來，請太太留著用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在任上，官場應酬正用得著，我可有什麼用處。」賈珍道：「這些東西也不見怎麼好，無非新鮮罷了。難得這個貢使會說中國話，聽說他的夫人還會做中

國詩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從前琴丫頭到過外洋，遇見一個紅毛國女子，就會做中國詩，那詩也做得很好，不知是他不是？」賈珍問道：「那女子叫什麼名字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雲丫頭也說過，我可記不清了，仿佛末一個字是個「亞」字。」賈珍道：「這貢使夫人就叫威利亞，也許就是他。這回貢使來中國，他夫人還有送別的詩，我給抄下來了。回頭叫姪兒媳婦送來，請太太瞧瞧，好歹也是一點希罕。」一時王夫人又說道：「珍大爺，你那小孫子很好玩，瞧見了沒有？」賈珍笑道：「姪兒自從回京，也沒有一天好好的在家裡吃頓飯，那有工夫瞧他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孩子一定是有造化的，將來這世爵的前程還跑得了麼？」賈珍笑道：

「這真是托嬸娘的洪福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賈珍站起道：「太太歇著罷，我還要到園子裡看看四妹妹呢。」說著，便叫小廝隆兒引路入園，直至櫳翠庵。

惜春雖厭惡尤氏，卻對賈珍不無兄妹手足之情。那天談得很久，見賈珍持躬端重，宛然大臣風度，也非常起敬。隆兒上來回道：「丁字街藍哥兒來了，在那府裡候著呢。」賈珍方回東府。原來賈藍那年中了副榜，累次鄉試不中，賈珍替他捐了中書，在內閣供職。見了賈珍，自有一番感謝的話，不必細表。

過兩天便是皇太后萬壽聖節。此時海宇昇平，閭閻康樂，普天率土，抒忭騰歡，大有君民同樂之象。京師九城街市，全紮了燈彩牌樓。自清和園行宮直至大內，沿路各鋪戶人家無不張燈結綵。還有金碧輝煌的各種台閣，有仿黃鶴樓的，有仿滕王閣的，有仿金山寺、平山堂的，也有仿會稽蘭亭的，爭華鬥麗，色色不同。一般皇會，借著慶祝萬壽為名作種種戲耍，什麼中幡啦、高蹺啦、走繩啦、耍缸啦，還帶著各種秧歌。真是處處管弦，家家錦繡。

那天五鼓，賈赦、賈政、賈珍、賈蓉、賈蘭都換了品服，入朝隨班行禮。刑夫人、王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梅氏也趕早起來，按品盛妝，進宮慶賀。榮寧兩府門前，車轎、執事、夫馬以及火把、燈籠，把一條街都擠滿了。朝賀下來，文武百官各有賞賚。賈府本是國戚，又新著勛勞，那恩賜自更隆重。又有覃恩恩詔，從五鳳樓上係在金鳳嘴中，用彩繩徐放而下，文武百官在金水橋跪聽宣讀。無非是官員加級封蔭，民戶蠲免錢糧。

賈政的一品廕生給予嫡長曾孫賈權，賈蘭的二品廕生給予嫡次子賈樞，連賈棟也得了賈珍的一品門廕。

慶典既過，朝廷因范陽地方繁要，便催賈珍早日回任。賈珍臨行，又謁見東平、北靜各郡王，談了些國家大計，趁便替賈赦乞恩。東平王聽了，頗有為難之色，說道：「赦老的事我們都在心上，也探過上頭的口氣，總不大好。上年兩越曾節度請起用雨村，外面還有閒話呢，只可慢慢的想法子罷。」賈珍也不便再說。倒是北靜王交情較厚，見賈珍說得懇切，頗為感動，只說道：「事情呢，原不大好辦，且碰著瞧罷咧！」賈珍估量著沒有多少指望，回來見著賈政，也不曾提起。

不料北靜王上去一說，皇上念賈赦雖然顢頇，究竟是功臣之裔，又看在他弟姪面上，剛好出了對品儀鸞使一缺，即令賈赦補授。那儀鸞使專管鑾駕儀仗，原是個擺樣的官兒，賈赦借此消閒養老，也算人地相宜。邢夫人卻喜得眉開眼笑，好像賈赦從此便轉入佳運了。隨後賈珍又請闔族諸人在會芳園開個家宴，自代字輩至木字輩，也湊了十來桌。席間賈政說起要替代儒之孫賈瑞立嗣，大家算起支派，只有賈葵最近，當下便說定了。族中老邁無依或貧寒失業的，賈珍一體量力接濟。又掏出宦囊，置了一百頃祭田，作為宗祠永遠基業，這才陛辭回任而去。從前秦可卿叮囑鳳姐的兩件事，一是家塾學田，一是祭田，此時方算辦齊了。

卻說探春因添了雙生孩子，一切俱要親自照管，把他們留在家裡總不放心，帶出來又嫌累贅，所以這一向不曾回娘家住著。中間正值萬壽慶典，他按著命婦身份，又得入宮朝賀。周姑爺忙著地方上維持彈壓，無暇顧及家務，因此探春更走不開。

聽見賈珍回來，榮寧兩府正在熱鬧，恨不能回來看看。此時忙碌過了，天氣已近春融，便帶了哥兒姐兒和奶子丫環們來至賈府，仍在秋爽齋住下。

一到園裡安排好了，忙帶同翠墨來尋寶釵，聽秋紋說道「二奶奶被姨太太請去了」，未免掃興。正要折回，只見裡屋有人靠窗子底下做針線，臉龐頗似襲人。心想襲人萬不會再進來的，這人到底是誰呢，和他會這麼像？又見那邊一個人坐在榻上，和做針線那人說話，卻是湘雲，心中更覺詫異。且留神聽他們說些什麼，先是那人唧唧噥噥的說了好些話，聲音甚低，聽不清楚。又聽湘雲說道：「你也犯不著生那閒氣，他們輕嘴薄舌的當得了什麼，只當沒聽見就完了。」那人又道：「我何曾不這麼想，若果真有點氣性，還能在這屋裡苦挨麼？我只怨自己命苦，誰叫我走錯了道兒，讓他們有得說的。」果然是襲人的口氣。又想道：寶二嫂子向來慎重的，怎麼把他弄回來，難道還好算二哥哥屋裡人麼？便想叫出湘雲問個分曉，因隔著窗扇，叫了一聲雲妹妹。湘雲只當是寶釵回來，說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回來的倒快，姨太太什麼事找你喲？」說著忙迎出來，方知是探春，

笑道：「你是從那裡飛了來的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剛到就來尋二嫂子，偏他不在家，倒碰見你了。」又把嘴向裡間一努，道：「他怎麼來的？」湘雲道：「說起來話長著呢，你到我那裡慢慢說給你聽。」就拉著探春同往櫳翠庵。一路走著，將蔣玉函家產蕩盡做了倒臥，襲人窮苦無依，寶釵叫他進來補了老陳媽的缺，備細述了一遍。探春也覺襲人可憐，說道：

「你不說我真想不到。這正合著那兩句話，『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來不值半文錢』了。」

一時走進庵門，惜春正在院內看花，笑道：「三姐姐真是稀客了。」三人同進屋坐定，湘雲笑對探春道：「你有了小哥兒、小姐兒，把老姐妹們都不要了。難得你還想著回來，為什麼不把他們帶了來，也好多住兩天。」探春道：「就是為他們，倒把我管住了。帶出來固然累贅，不帶出來，就交給奶子們也不放心，到底還是帶了來啦。」惜春道：「做個人真難，像史姐姐這樣，未免太孤寂，你們有孩子的，又嫌麻煩。怎麼著才算好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倒是太虛幻境那班人，一點掛累也沒有，成天家只是尋樂，真教人羨慕。」探春道：「剛才太太說起夢見二哥哥，還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。他們那麼樂，倒教人家替他傷心，是怎麼說呢！」湘雲道：「你既來了，咱們也得樂一樂。眼看就到三月三，不說修禊罷，也想個法子玩玩。」探春道：「玩什麼呢？翠墨倒有個傻主意，要把凹晶館一帶全種了蘭花，坐在卷蓬底下正好聞香。我聽了怪可笑的，誰家種蘭花種在水裡呢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蘭花可不容易服侍，太乾了又不好，太潮了又不好，還最怕螞蟻傷他的根。若種在水邊，就不淹死，也活不了。」惜春道：「翠墨那丫頭那懂得這些？倒也無怪。我見過一部書，也是這樣說法，難道做書的人，這點子學問也沒有麼？」湘雲問是什麼書？惜春尚未回答，人回寶二奶奶來了。

只見寶釵扶著鶯兒進來，喘息微微，大有不勝之態，說道：

「我剛回家，他們說三妹妹和史妹妹一起走的，我料定必是往這裡來了，果然這一卦沒有算錯。」湘雲笑道：「寶姐姐累得這樣，有什麼大事，巴巴的把你找了去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因為萬壽覃恩，我哥哥替媽媽請了封誥，要想唱戲請客。我說請封也是例牌子的事，太張揚了叫人家笑話，顯得暴發戶似的。

他們只不肯信，幸虧蝌兄弟還懂得大體，說了半天，才說明白了。」探春道：「鄉間捐個例貢也要豎旗桿，這種事不足為奇。倒是京城裡頭從來沒見過。」寶釵道：「他

們正是鄉曲之見，沒什麼可說的。我倒聽見一段有趣的新聞。」湘雲忙問是何新聞？寶釵笑道：「你可記得紅毛國會做詩的美人，還想見他不想？」湘雲驚訝道：「難道他來到中國不成？」寶釵道：「差不多也和他自己來了一樣。這回來中國的貢使，就是他的男人，特為帶詩來給琴妹妹，不是一件新鮮事麼？」探春道：「他帶來的詩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還在琴妹妹手裡，我雖見過，可背不上來。改天叫他帶了來，大家賞鑒罷。

「湘雲道：「咱們要在上巳那天做一局，正愁沒有好玩的，可巧有這西方美人來湊趣，就是那天請他入社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我聽琴妹妹說，他們紅毛國買去的中國書很不少，還把《四書》翻譯了，印成袖珍本，人人出門都要帶著看。只怕將來孔孟之學要行到外洋去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咱們不希罕的，人家檢了去就是寶貝。你看那些舊瓷舊玉，年輕的看不上眼，三文不值兩文的，就賣給打鼓的了。一轉手到了外洋，大家搶著買，一萬八千也是他，十萬八萬也是他。人家不見得都是睜眼瞎子，到底是他們上當，還是我們自己吃虧呢？」湘雲道：「上當也罷，吃虧也罷，管那些閒事做什麼？咱們難得湊在一起的，想法子玩玩樂樂是正經。」

又說了一句閒話，探春惦記著哥兒姐兒，要回秋爽齋去看看。寶釵道：「我也要回家去，和三妹妹同走罷。」剛走出庵門外，卻迎面遇著李紈，把寶釵探春攔了回來。不知為的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